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八季

童心未泯的父亲

刘静

我有一个童心未泯的父亲。从记事起,父亲就是任我“摆布”的大小孩。我经常坐在他腿上,给他扎辫子。那时的父亲,头发乌黑浓密,一头能扎十几个冲天小辫。我在院中扮家家酒,邀他出席,他会整好衣服,系上他唯一的领带,认真真问我准备了哪些菜,要不要帮忙。应我要求,父亲还在门前的两棵泡桐树上,扎了双人秋千。倘若你认为父亲只是出于爱我,才饶有兴致陪我玩,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大多数情况下,他可是乐在其中的。

除了扎辫子、扮家家酒他不干外,荡秋千、翻纸牌、玩弹珠、钓鱼捉虾、爬树摘果,他玩得比我起劲。就连捉弄人,都是把“好手”。

三十年来,我只要在屋里院内走动,一定会特别当心,因为不知道他会从哪个角落跳出来吓人。父亲喊我起床的方式也很特别,通常我会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喊我的小名,我迷迷糊糊中闻到热腾腾的饼香,待我睁开眼,鼻子前的葱油饼就被父亲拿远了,接着就见父亲大口吃饼,还边吃边说:“葱油饼可真好啊,懒猪是吃不着的。”看着眼前的父亲,真的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。在我的认知里,那个年代的父亲应该是深沉严肃的,爱应该是无声含蓄的,我的父亲则不然,他童心未泯,对我的好也很直白明了。他知道我爱吃鱼,就把鱼肉最多的部分分给我,本来我还挺感动,谁知眼泪还没挤出来,他就调侃道:“闺女你看看,把最好的给你,这就是父爱,懂吗?”

因为在孩子面前没大没小,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和他玩。母亲喊父亲“刘三岁”,我与父亲相处得如同密友,

苦是一种味道,跟甜相对,古称“五味”之一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有云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谁说茶菜苦,它的滋味就像荠菜一样甘美。初春之时,我们常到野外挖蒲公英,回家洗了,生蘸大酱吃,苦苦的。也可以凉拌,用开水焯一下,去除苦味,冷却后沥水,切碎,加蒜泥、盐、醋、香油,吃起来清清爽爽,苦中带有一点凉丝丝的甜,别具一番风味。

苦瓜,在春夏之交时常吃。苦瓜细细的藤,好像蕴藏着无穷的力量,不知疲倦地结啊结。一个个苦瓜挂在藤上,青翠盈目,嗅一嗅,有股自然的清香。苦瓜又名“君子菜”,说它只一味苦自己,不会把自身的苦味传给其它食材。

小时候,吃苦瓜是因为没别的选择,一盘苦瓜上桌,看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,到底忍不住要尝,苦啊,忙不迭地吐掉。便问父亲:“您为啥吃得那么香?”父亲说了一句:“苦有苦的味。”细思这话颇有禅意,生活的诸般滋味,须去体会品尝,方知其中真味。如今,我吃苦瓜已成习惯,一箸入口,慢慢咀嚼,那种清苦味在舌尖洇开,散去,随之,一丝甘甜向舌尖传来,于是,忍不住再来一箸。苦味真是一种特别的味道,带来清淡的欢愉,给浮躁的味蕾降温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品茶亦如此,我小时候是绝对不喝茶的,因为太苦。可如今,在最渴的时候想念的却是那一杯苦茶。每到秋

便大胆喊他的小名“建中”,要知道这是只有父亲的长辈才能喊的。有时我喊得太大声,母亲会严厉呵责父亲:“这让邻居听见了,会说我们对孩子缺乏管教,你必须严厉教育!”于是父亲就把手挡在嘴边,轻声对我说:“你可以小点声喊,别让邻居听见了。”弄得母亲在一旁直翻白眼。

长大了些,我渐渐知道,其实父亲有两张面孔。在家庭生计上,他不是小孩,而是辛劳的大人。冬夜在河水里洗菜,凌晨三点蹬三轮赶早市卖菜。夏天,宁愿顶着烈日从上午待到下午,也要把菜卖完才回家。春天,每天下田耕种;秋天,又每天下地收庄稼。太累了,他也是大人们脸上常有的疲惫。被人欺压,他也是成人之间的解决方式。不过,我能感受到,他成人的身躯下始终藏着一颗童心。

再长大了些,我终于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童心未泯的原因。父亲很小就没了父亲,童年时就开始做大人,从没做过孩子,所以内心深处“幼稚”,也是在弥补童年的遗憾。

现在,父亲老了,老花镜整天挂鼻梁,头发也稀疏得扎不了几个冲天小辫了,但顽童心性依然难改——在院子里又扎起了秋千,在花园里种了些奇形怪状的花草,在书房摆了好多充满童趣的摆件。

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,但他是经历过苦难的人。他因人生缺憾而形成的童真,带给我的影响很深远:我不惧权势,得益于他教我的“没大没小”;我心思纯净,很少精神内耗,得益于他的赤子之心;我一直对世界保持好奇,得益于他悉心保护我的探索欲。无论怎样,我为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骄傲!

冬季节,母亲都会给我寄一包她亲手制作的菊花茶,以防我因气候干燥而上火。将菊花洗干净放入玻璃杯中,沸水冲下,菊花就像一把把杏黄色的伞,亭亭地张开,随意悬浮,姿态万千。轻啜慢饮,那丝丝缕缕的苦涩绕过舌尖,如水上泛起的涟漪,让味蕾轻轻地就这么一惊:哦!这苦,苦得散淡,苦得欢快,苦得有滋味,全身充盈着一种愉悦之感。

其实这些都谈不上真苦。苦得任性的还有中药。儿时孱弱,时常生病,一生病母亲就抓中药给我喝。街上的中药铺,古色古香,药香氤氲,很好闻。药房里,一组组有抽屉的木制药柜,抽屉外镶着铁环,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中药名:丁香、麦冬、半夏、当归、紫苏、白芷……一个个名字古意盎然,读起来悦耳好听。可老中医给我开的药,实在太苦,好像每道药方里都少不了黄连,我一度怀疑他是因为我的哭闹而有意惩罚我。曾央求他加点甘草或红枣,老爷子捋着白胡子呵呵笑着答应得很干脆,但药里照样没有一丝甜味,苦得让我怀疑人生。

从小到大,饮食里,吃“苦”不少,生活中,也是苦乐相伴。《简爱》中那个自尊又自傲的小女子说:“人活着,就是为了含辛茹苦。”初读不知话中意,再读已是话中人。人生百味,苦才是真味,无论是谁,如果经不起生活中的艰难困苦、浮浮沉沉,怕是也品不到人生的香甜吧。



喜人的夏天

王丕立

去学校,道路两旁一边是梧桐树,一边是银杏树,它们在空中挽起绿色的拱门,我走在下面,十分惬意。

我喜欢夏天,在“夏条绿已密,朱萼缀明鲜”的日子里,诗意美景层出不穷,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“别院深深夏席清,石榴开遍透帘明”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……可以说,夏日将春日的余韵推向了极致。

夏日里,阳光充足,雨水丰沛,作物丰腴,百鸟竞技,于是有“摘尽枇杷一树金”“麦随风里熟,梅逐雨中黄”“夏果初收唤绿华,冰盘巧簇映金瓜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欣喜,大地呈现出梵高笔下的画风色彩。

夏日的菜园子十分喜人,黄瓜、丝瓜、苦瓜、豆角爬满藤架,带小刺的黄瓜,开黄花的丝瓜和苦瓜,神气活现地立在藤蔓的叶腋处。矮矮的菜畦上有紫色茄子,仿佛太太沉,需杵在地上歇息;辣椒结得欢实,一簇簇挤挤挨挨,红的、绿的,参差错落;西红柿赶趟儿一般,一层层悬吊着青果子、红果子,像打上了彩色的油蜡一般,亮得晃眼。空心菜、苋菜像对孪生姐妹,竞相蓬勃,茎叶间传递着热情和活力,涌动着夏日无限的豪迈。在晶莹露珠的映衬下,原野透出水灵的光润,植物鲜嫩水灵的质感让人怦然心动。

夏日是植物绽放自我的季节,它们被赋予了特殊的魔力,以骄人的姿态在舞动。金银花、兰花在这个季节香透乡野,杏、桃、李等在这个季节缔结果实,果实日益硕大、成熟;稻子在这个季节灌浆、饱满。夏日,生命的热度和力度达到极致。

大自然如此热情,到处是喜人的景致,我们得从工作中抽出空来,亲近山水,走入田间地头,听听花草树木、瓜果蔬菜生机勃勃的欢呼声。



苦味清欢

乔兆军

